



**MIKE
BLOOMBERG**

M O N E Y
P O W E R
P O L I T I C S

他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他是政绩卓著的纽约市长
他在《福布斯》财富权力榜上
排名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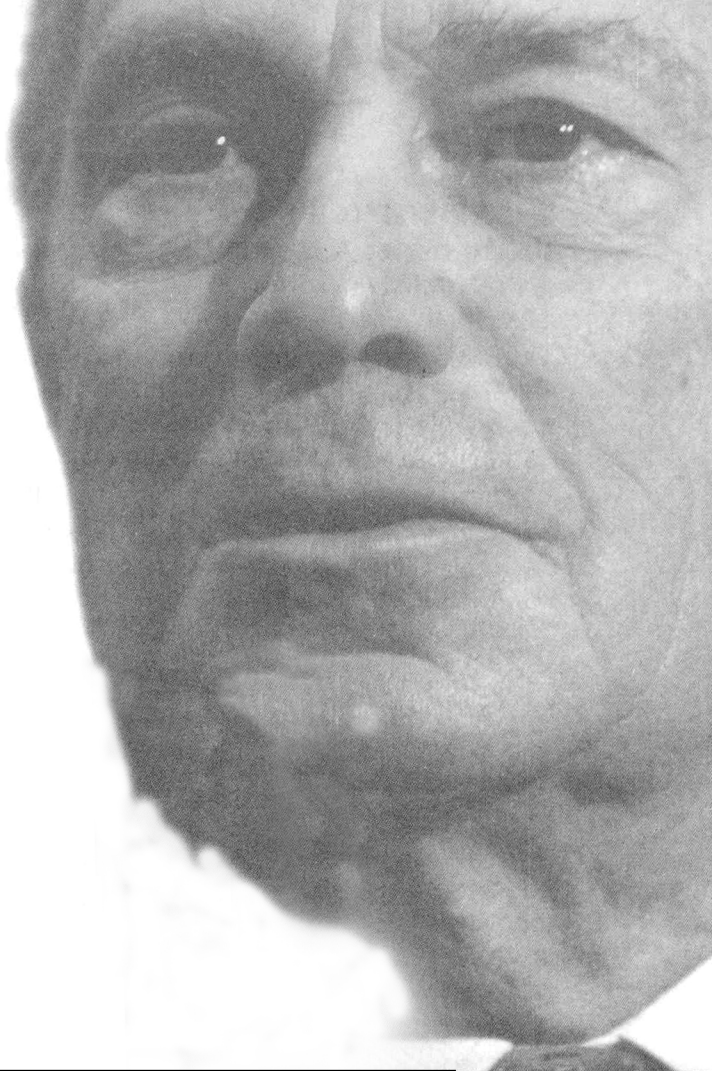
看他如何在商界和政坛
纵横驰骋、八面玲珑

[美] 乔伊丝·珀尼克 ◎ 著
洪漫 ◎ 译

布隆伯格

金钱、权力与政治

新 华 出 版 社



布隆伯格

金钱、权力与政治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隆伯格：金钱、权力与政治/[美] 珀尼克著；洪漫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11-9485-8

I. ①布… II. ①珀…②洪… III. ①布隆伯格, R.—传记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95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0-4367

MIKE BLOOMBERG: Money, Power, Politics

by Joyce Purnick

Copyright 2009 by Joyce Purnic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布隆伯格：金钱、权力与政治

作 者：[美] 乔伊丝·珀尼克

译 者：洪 漫

责任编辑：张 敬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485-8

定 价：35.0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目 录

第一章	永远也不够	(1)
第二章	逃离梅德福	(6)
第三章	第一桶百万金	(22)
第四章	终端人	(35)
第五章	跻身上流社会	(49)
第六章	爬上高梯	(65)
第七章	悲剧战胜政治	(81)
第八章	金钱、金钱，告诉我	(93)
第九章	打理市政厅	(107)
第十章	奥林匹克之梦	(121)
第十一章	支持市长，但不想与他共进晚餐	(134)
第十二章	看迈克不参选	(143)
第十三章	找到法案Ⅲ	(153)
第十四章	金钱、金钱，来自市政厅	(166)
第十五章	足迹	(177)
第十六章	大不同	(190)

》》》 第一章

永远也不够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在迈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曼哈顿的家中晚宴上首次见到他。那是纽约富贵名流的一次典型聚会。宾客们济济一堂，一晚上都在彬彬有礼地交谈着——虽然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我记得丹·拉瑟（Dan Rather，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播）和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美国广播公司著名主播）也参加了聚会。那幢五层楼的住宅里到处都是大理石、刻板的英式家具和吸引人眼球的艺术品。

布隆伯格本人基本上十分低调。他坐在桌头，寡言少语，看上去木讷无趣。后来，风传他想竞选纽约市长，我大吃一惊——吃惊的远不止我一人。那个家伙？那个单调沉闷、不爱说话，把家布置得像博物馆的家伙？

我见过纽约市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布隆伯格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属于纽约市长那一类。纽约人欣赏性格喧闹活泼的人物，而这位身材瘦小、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与此相去甚远。他创建的那家公司起初看来未必能够成功，但他开发的一个复杂计算机终端终于让他时来运转，一跃成为金融信息巨头。除了华尔街和伦敦之外，几乎没有人了解或者知道布隆伯格还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但他豪掷千金，精心筹划的广告宣传活动将会填补他知名度上的不足。纽约人

赏识不赏识他并不是问题，看上去，布隆伯格本人肯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布隆伯格既无经验，也无气质。他对这座城市所知寥寥，这座城市对他更是一无所知。难道企业上的成功就保证他能成为一位好市长吗？

“他希望像买杯咖啡一样买下市政厅。”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抱怨说。鲍勃·赫伯特（Bob Herbert，《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则写道，布隆伯格正“自掏腰包，花数亿美元来对着口型演唱政治歌曲”。而我个人认为，布隆伯格只是位追名逐利的大富豪，为求胜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布隆伯格侥幸胜出之后，许多纽约人仍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只不过是看守市长，四年任期结束后，就会拍拍屁股离开这座城市。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政坛人物来说，纽约都难以管理，更不用说一位略显木讷的亿万富翁了。布隆伯格没有什么资本能够拿来跟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巨富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或者性格开放、幽默风趣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相比。

布隆伯格不会在公众场合演讲，不会——或者不愿意——回答诱导性问题。他所表现出的严肃近乎乖张。个头矮小，头发灰白，太多略暴的牙齿令他没法咧嘴大笑，他看上去只是位身穿昂贵黑西装的商人或游手好闲的社会人士。

布隆伯格连假装闲聊的耐心都没有，甚至一点儿都不愿意有所收敛。对别人的痛苦，他不会感同身受，更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他自己的痛苦。寡言少语、言语粗俗、性格怪僻、一意孤行，布隆伯格的所言所行皆缘出率性。他厌恶承认错误，时不时陷入偏执。

重赏之下的推手们烧掉了虚荣版的布隆伯格的故事，在广告文学和电视广告中大肆渲染新版的布隆伯格。但即使如此，纽约人对布隆伯格的了解也并不比对其前任的了解多。

这一状况从未得到彻底改变。在布隆伯格担任市长期间，得知我为他撰写传记的消息灵通人士也对布隆伯格其人表现出最基本的无知，问我他的财富是否继承而来，他结过几次婚，膝下是否有子女，以及他是不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浓重的鼻音显然证明他不是。

外出就餐时津津乐道政治名流八卦新闻——奥巴马的儿提时代、克林顿的口味以及拜登（Joe Biden，美国现任副总统）的失态等等——的公众急需关于布隆伯格的猛料。如果公众对你漠不关心，那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公众希望政客们能够感受他们的痛苦。如果你显得高人一等就更不行了。

然而，看似羞怯的精英人物布隆伯格成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市长之一，支持率高得不合常理。即使没有获得公众的拥戴，他至少获得了公众的支持。

这话听起来好像矛盾，但实际上布隆伯格的权力和财富与其强硬个性从不相称。在其担任市长早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在一个举步维艰的政治环境里大获成功。无论经济光景好坏，他都引领这座城市前行，这是布隆伯格最令人称道之处。

报道纽约 30 多年来，我当然从未碰到过像布隆伯格这样的领袖，他无疑是这座城市空前绝后、人们为之骄傲的大富豪。

像所有成功人士一样，布隆伯格既非常幸运，又无比精明。他的市长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国的经济大好形势帮助这座城市摆脱“9·11”恐怖袭击阴影而重振雄风。但是，他获得成功仰仗的并非只是时机，本人的个性和努力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首个任期，布隆伯格领导这座城市走出衰退，理顺它的金融和服务体制，绕开政治皮条客和谋求特权者的束缚，一心一意履行他在自掏腰包竞选时作出的核心承诺。

虽然性格上既乏味又无趣，但布隆伯格追求的是充满政治风险

的大胆项目。他重组这座城市缺陷重重的学校体系，试图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扩大城市禁烟区，振兴公立医院。尽管强硬的警方策略侵害了少数族裔群体的利益和公民自由，他仍然顽强地挑战非法枪支交易商，降低了犯罪率，缓和了种族关系。

在这座城市每个破败的角落，布隆伯格都大刀阔斧地为建筑的翻新和房地产开发扫清道路。虽然城市规划者和热爱纽约标志性建筑的人们对此颇有微词，但建筑商、建筑协会和务实主义者却欢欣鼓舞，因为这些人同他一样，宁肯开发得不完美，也不愿袖手旁观放任不建。

不只一次，布隆伯格的雄心壮志超出他的政治能力所及，导致了重大失败。他未能成功申办纽约奥运会，也未能在曼哈顿一处荒废的地区建造一座大型体育馆。他在一场强迫私人汽车驶离市中心的运动中失利。此外，尽管他改革城市学校的行动本身就是个成就，但此举能否让下一代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成了人们没完没了的争论话题。

布隆伯格任由政治引诱着他，沉浸在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好莱坞喜剧经典影片《梦里乾坤》的主人公。米蒂是一个沉默寡言并且十分怯懦的人，被自己的妻子呼来唤去，而他总是把自己幻想成一位冒险家）式的梦想里，想要问鼎美国总统宝座。当这一梦想破灭时，他立即改弦更张。他对幕僚的建议置若罔闻，坚持修改他本人曾支持的一项法律，并强行让软弱无力的纽约市议会通过修改法令——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干第三个任期。他的做法甚至激怒了他最忠实的支持者。

再一次，布隆伯格以露骨的政治贪婪重新定义了自己。他会书写自己看似不真实的生活的另一篇章——一个纯粹的美国故事，一个充斥着欲望、财富、名声、自我约束又躁动不安的美国故事。

到了2007年，布隆伯格以一个通信领域巨头的创始人和所有者

而跃升为纽约首富。这个公司把他的名字传遍全球。他是这个国家出手最阔绰的慈善家。他拥有多处豪宅，拥有随时听命的私人飞机，还有佳人常伴左右。

尽管在政治活动中铁面无情，但对一位在职市长而言，布隆伯格仍然极受欢迎。务实的纽约人容忍他的坏脾气和赤裸裸的野心，得到的则是：一位诚实、独立的政客，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一切顺利，他就可以成为为数不多的最好的纽约市长之一。

但是，布隆伯格的成功似乎无法满足其对成就和赞美贪得无厌的胃口。他过着优裕成功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得躁动不安。他蜚声全球，但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比几年前的那个夜晚多。当晚，纽约的达官显贵们受邀与他共进晚餐，但离去时都摇头叹道，这人真异想天开，居然梦想着如此宏伟的计划！

他们不知道，布隆伯格与宏伟计划就是同义词。他在一座小小的郊区城镇长大成人，而他性格上的躁动也在那儿萌芽初现。他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想要更多，更好。向来如此。他不会对自己进行深刻剖析，而是永远干劲十足。就连布隆伯格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渴望的东西一旦到手，他就会想要更多。永远也不够。

>>> 第二章

逃离梅德福

这个男孩从小到大都毫无耐心。

布隆伯格在马萨诸塞州的梅德福镇（Medford）长大成人。这个郊区城镇离波士顿不远，而这正是梅德福的问题的一部分……或者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梅德福安静单调，迈克感到十分无聊。他无法容身于此，他想离开。既然一时半刻难以离开，他就变成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个躁动不安的孤独者。

迈克不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意志坚定，严肃认真，争强好胜，一口气成为最高级别的童子军——“雄鹰童子军”，而当时他的年纪还太小，尚未有资格获此殊荣。他计划尽快逃离这个把他闷坏了的郊区城镇。他深信自己鹤立鸡群，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知道吗？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的母亲夏洛特·布隆伯格（Charlotte Bloomberg）回忆道。98岁高龄的她至今仍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她一想到迈克性格上的这个特点就难掩笑意。她优雅得坐在朴实无华的新英格兰家中的起居室里，她和丈夫就是在这里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的。在她的记忆中，迈克的童年生活既普通平凡而又与众不同。

从她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桀骜不驯的男孩不顾她时常的警告，坚持不懈地把土块倒进家里，用蛇吓唬妹妹，在房间里自制无

线电（这令他的朋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学校里也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就像一个普通孩子那样”。

如果说迈克童年时代有什么性格特质能让我们预见其日后成就的话，那就是他固执地要当领头人。“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当头，他就想去做！”布隆伯格夫人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他都想当老板。他想掌控一切。”

但在这里，的确没有太多的事让他出头管理。这是座安静的城镇，街道整齐划一，房子普普通通，平行车道两旁是大片的草坪。

梅德福基本上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蓝领工人的城镇，离波士顿其实不远，但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在州际公路修通之前，从这里去波士顿要开上一个小时汽车。

“这里不算糟，但你只想离开，只想逃离，”作家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回忆道，“我认为我留在那里只有死路一条，会被无聊吞噬。在那里长大没问题，但留在那里会要命的。”泰鲁是梅德福本地人，但与布隆伯格交情不深。

多亏了一个大“住户”——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梅德福才有了值得夸耀的辉煌过去和土生土长的名流，有了造船的悠久传统和朗姆酒产品。这个城镇还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留下精彩一笔。芬妮·法默（Fannie Farmer，美食家，曾著有畅销书《芬妮·法默的食谱》）和艾蜜莉·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美国著名女性飞行员和女权运动者）也在这里生活过。危害严重的吉普赛舞蛾在这里繁衍并散布开来。唱遍全世界的名曲《铃儿响叮当》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严格说来，历史没有不留痕迹得越过梅德福，只是没有逗留很久。

布隆伯格夫妇搬进来时，梅德福是座没有生机的郊区城镇，有一条普普通通的大街，街上有一家伯明翰冰淇淋店，一个殡仪馆，一间兵工厂，一座典雅的图书馆。还有两家电影院，每家只有一个

银幕。

这座城镇历久不衰的情感就是爱国主义。梅德福所有的孩子在识字前都会知道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在1775年跑过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警告大家英军即将来袭。直至今日，布隆伯格都可以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得背诵朗费罗（Longfellow，美国著名诗人）的名作《保罗·里维尔的夜奔》（Midnight Ride of Paul Revere）。

这听起来不错，但一点儿都不吸引人。到了上中学时，迈克便知道自己要离开。“迈克尔一直向往纽约，连波士顿都看不上。纽约才是他立身之所，”迈克中学时代的女朋友多萝西·舍曼·贝尔曼（Dorothy Sherman Berman）回忆道，“我记得他对我说，成功最重要，他要出人头地。因为一旦有了大把的钱，他就可以行动起来让世界更美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点。”

多萝西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男朋友的动力来自何处，她的猜测跟其他认识迈克的人差不多。他们说，他那坚强的母亲——一个意志坚定、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放到她的头生子迈克身上。布隆伯格在长大成人后经常说起母亲，说起她的建议、言论和智慧。但他很少提及父亲：一个好人、一家公司忠心耿耿的会计，但勤奋的工作几乎没有让他得到任何回报。

在乐观情绪高涨的1945年〔布隆伯格夫人曾经提到过，是埃莉诺（Eleanor，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招致了衰退〕，夏洛特和威廉·布隆伯格（William Bloomberg）在罗奈莱路（Ronalee Road）买了套房子。二战结束时，一对中年夫妻可以在这个国家蓬勃发展的郊区城镇或城市里买得起一幢普通的住宅。

威廉·布隆伯格，俄罗斯移民之子，在附近的马萨诸塞州切尔西（Chelsea）出生和长大。他的父亲在切尔西教希伯来语，夏洛特·鲁宾斯（Charlotte Rubens）的父亲出生于现在叫白俄罗斯的地

方，后移民到英国，接着与家人一道去了新泽西。她的母亲来自一个立陶宛的移民家庭，出生于下曼哈顿的莫特街（Mott Street）。

夏洛特——家里人叫她洛蒂（Lottie）——在西霍博肯（West Hoboken）、伍德克利夫（Woodcliff）和泽西城（Jersey City）长大。她的父母做食品杂货批发生意。她白天工作，晚上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上夜校，在1929年获得了经济学位并且找到了工作。在那个年代，女性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同寻常的。

洛蒂在美国国民乳品公司（National Dairy）〔后来成为布雷克斯通公司（Breakstone's）〕的纽约办事处当助理审计员，她的上司不久就把她介绍给同事威廉·布隆伯格，她未来的丈夫。两人结婚后搬到了波士顿，先是住在奥尔斯顿（Allston），迈克就是在那里出生的。迈克两岁时，全家人搬到了布鲁克莱恩（Brookline），租了幢可住两家人的房子。后来，房东把楼下的那套房子卖给了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已决定在梅德福买房。这里离乳品公司在萨默维尔（Sommerville）的办公室很近。威廉·布隆伯格的藏书都在萨默维尔。

当时迈克3岁，妹妹玛乔丽（Marjorie）只有1岁。这个搬家行动合乎逻辑，但并不容易。梅德福的部分地区仍然限制重重：犹太人勿进——至少私下里如此。

“我的叔叔不敢把房子卖给犹太人，”迈克童年时的伙伴托马斯·巴克利（Thomas Buckley）说，“如果他这么做，就会连生意都做不成了。他知道他们正在买房子，但他守口如瓶。”巴克利的叔叔是房地产经纪，在一个新建的社区买了幢石头墙的住宅。布隆伯格夫妇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社区。

邻近的街区里没有犹太人，整个梅德福的犹太人都不多。但人人都认为这会改变，包括布隆伯格夫妇在内。这对夫妇决心不让残余的反犹情绪成为绊脚石。“他们不是很乐意，”布隆伯格夫人在提

到一些邻居时说，“我们的律师、爱尔兰人乔治·麦克劳克林（George McLaughlin）买下一套房子，又转卖给我们。但这条街上没人为难我们。”于是，他们搬进这栋有两层楼三间卧室的房子——房子略贵一些，因为配有一个完整的阁楼和一间地下室。

此次间接购房行动成了这个家庭的传奇故事，随时提醒布隆伯格夫妇，要想添置自己的房子，就要想个花招。

“这是家庭传奇的重要部分，人人都清楚是怎么来的，”布隆伯格的妹妹玛乔丽·布隆伯格·蒂文（Tiven）说，“梅德福不是犹太城镇。在梅德福长大和在一个犹太社区长大能一样吗？不可能。没有很多犹太人，现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清楚这一点。”

迈克的犹太同学中几乎没人说自己感受到敌意，这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觉出自己是少数。在 683 名中学生中，犹太人仅有大约 25 名，他们自发地团结在一起。在梅德福中学认识布隆伯格、现已退休的牧师理查德·布莱克（Richard Black）说：“那里仍有一些陈规陋习，也就是种族隔离。犹太孩子往往紧密团结在一起，基本上如此。”

然而，布隆伯格不是这样。那些记得他的人（一些人已想不起来他了）说，他人在那里，心却不在。初中和高中的同学玛吉·格卢（Margie Glou）回忆他时说：“他非常聪明，但与我们不合群。我不知道他跟谁好，跟谁玩在一处，但不是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反犹情绪，但我们的确是少数，所以我们团结一心。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显然在做自己的事情。”

梅德福中学 1960 级的另一名学生迈克尔·斯塔德伦（Michael Stadlen）对这位未来的大亨也有类似的记忆。“他几乎不存在，”斯塔德伦回忆说，“他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和旅途中。”

迈克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坐立不安——一成不变的学校和梅德福本身把他闷得够呛。他的确是有着叛逆精神的怪人。在其他孩子

打橄榄球或者埋头苦读时，迈克开始为获得荣誉勋章而奋斗，在房间里制造无线电。一有时间，他就拉着他的朋友汤姆（托马斯的昵称）·巴克利（Tom Buckley）一道去波士顿。

“他是科学怪胎，流连科技博物馆，对野生动物和电子产品着迷不已，”巴克利回忆说，“他喜欢骑马，我记得他家房子后面有一条可以骑行的小径。”

迈克描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准童年。“我们跟那个街区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有一辆汽车，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男人外出工作，孩子们去上公立学校，这是个蓝领社区。”

他的犹太身份对他来说不成问题。“我从未感到过任何反犹情绪。你会问，你感觉受过歧视吗？你因为（是犹太人）这一点而无法做任何事或者某些事吗？没有，从来没有过。”

他曾因自己是少数族裔而在某种程度上感觉与大多数人有隔阂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我的意思是，你是个女孩，我是个男孩，我感到有差别吗？是的，但那又怎样？”

家庭生活过得舒适，但很节俭。家人度假就是去泽西海滩，拜访威廉·布隆伯格的妹妹，在她的海滩俱乐部里游泳。家里的钱既非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不是大手大脚地铺张浪费。

有一次，迈克的父亲邀请纽约的一个同事到家里吃饭。“我母亲做了我们不常吃的羊排（羊排价格不菲）。他说：‘哦，我不能吃这个，现在是星期五晚上。’他是天主教徒。我记得当时在心里骂了一句：这个狗娘养的！上帝会说，吃羊排吧。我母亲后来开了一罐金枪鱼罐头或者别的什么。”

当被问及在成长过程中钱是否成问题时，迈克一下子怒发冲冠。“你提到这一点真可笑！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想？”

布隆伯格一家的生活称得上掺杂犹太风味的诺曼·诺科威尔

(Norman Rockwell, 美国艺术家、插画大师, 作品以纯真、简朴而著称) 式的生活: 布隆伯格夫人保持着犹太饮食习惯。每年春天, 全家人把蓝色的玻璃碗碟从地下室拿出来, 供逾越节 (犹太历新年) 用。每个夜晚, 全家人共进晚餐, 孩子们负责洗碗。布隆伯格夫人时不时修改规定。她把一刀一叉一玻璃盘放在一边, 因为她的叛逆儿子要用来吃外卖中餐。迈克略大一些后, 就对中餐十分着迷。

“我来给你讲讲我的母亲吧,” 布隆伯格说, “我经常去约翰尼·科拉多 (Johnny Corrado) 家, 时不时在那里吃顿饭。他们的银器总是摆在餐具橱里, 但吃饭的时候, 用的是不锈钢餐具。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于是, 我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我说: ‘我们为什么用银器, 而不是不锈钢餐具呢?’ 我以为她不舍得给我用不锈钢的。她回答说: ‘因为每个家庭对重要事情的看法不同。他们让客人用银器, 是以客人为重。我认为家人才最重要, 所以我们才用银器。’ 因此, 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不锈钢餐具。”

夏洛特和威廉·布隆伯格从来不威逼自己的儿子, 尽管他们当然本可以这么做。妹妹说, 迈克的法语刚过及格线, 同一年里考过两次数学, 一次得 A, 另一次只得了个 D, 令他的父母感到不解。原来, 在期末考试时, 他用的是心算, 结果老师认为他作弊了。父母的确要求他解释一下。但迈克说: “他们不是专横的父母。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一点儿都没有如今家庭的疯狂, 要求孩子进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

两个孩子眼中的母亲是一位沉着冷静、意志坚定、喜怒不形于色的女性。“她不是典型的犹太母亲, 不是典型的犹太人。”玛乔丽·布隆伯格·蒂文说。

迈克上大学时, 讲求实际、做事有条不紊的母亲曾做了个大图表让儿子挂在寝室衣柜里, 表上列出了穿哪件衬衣配哪条领带和哪条裤子, 等等。

即使在 98 岁高龄，务实的布隆伯格夫人也没有让母亲的自豪感影响自己对儿子作出正确评价。当迈克打算竞选总统时，她承认自己对儿子成功的几率忧心忡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不想看到他成为总统。但是，我十分怀疑这事会发生。我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位犹太总统。在大城市没问题，因为犹太人口很多。但是，你是在这个国家的中部，这里的犹太人很少，我担心那里会有强烈的反犹情绪。”

让这个不安分年轻人循规蹈矩的责任落在布隆伯格夫人的肩上。“他的父亲认为迈克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对的。”威廉·布隆伯格对儿子宠爱有加，全部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布隆伯格夫人回忆说，有一次儿子开车出去，很晚还没有回来。她的丈夫一晚上都坐立不安。“我还记得半夜躺在床上听到他把车开到车库的声音。我对他父亲说：‘好了，他回来了。’他父亲只有等迈克回到家才能睡着。”

布隆伯格夫人变成了训导员。“我是个严厉的母亲，我不得不这样。”

以迈克学习希伯来文为例。梅德福的犹太社区虽小但不断在壮大，在沃特街（Water Street）的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建了一座犹太教会堂，迈克就在那里学习。但布隆伯格夫人发现他与朋友们在周围骑马，于是把他转到 45 分钟车程之外的布鲁克莱恩一座规模较大、更正规的犹太教堂。迈克在那里受益匪浅。

迈克的祖父母不同意这么做，因为布鲁克莱恩的奥哈贝·沙洛姆（Ohabei Shalom）犹太教堂宣扬的是革新犹太教。但是，布隆伯格夫人对朋友们说，她不能把儿子送到一个管不住他的地方，那她才管得住他。

纪律的确对迈克起了作用，犹太教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深的痕迹。他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从不否认自己的出身，但宗教却没有